

自澳洲“恐怖之鸟”黑背钟鹊今年攻击人的情况特别频繁 可能跟戴口罩有关

日媒报导,澳洲特有黑背钟鹊在每年繁殖期间都会攻击往来行人等,造成不少民众受伤,而这种情况在今年特别多,可能跟 COVID-19 (2019 冠状病毒疾病) 疫情下很多人都戴口罩有关。

近来网路上流传一则鸟追逐攻击骑着滑板车小男孩的影片,日

本 TBS 电视台报导,这种黑白相间的「恐怖之鸟」是黑背钟鹊(又名澳洲鹊或澳洲喜鹊)。

这则影片应该不是最近发生的事,2020年已有台湾媒体报导过;但 TBS 报导指出,每年8月下旬到10月间,是黑背钟鹊的繁殖期,只要行人或自行车骑士经过鸟巢附近,很容易引发黑背钟鹊攻击,

不少民众因此受伤。

今年遭黑背钟鹊攻击的事件比往年来得多,至今已超过3700起。每年到了这个时期,只要是澳洲人都知道这种「恐怖之鸟」。

澳洲今年8月发生一起令人悲痛的憾事,一名女性在公园被黑背钟鹊攻击跌倒,造成怀抱中仅5个月大的婴儿因头部受强烈撞击死亡。

黑背钟鹊非常聪明,会记得攻击自己的人的面貌。澳洲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白天出门散步人数增加,且很多人都戴上口罩,专家认为,有可能造成黑背钟鹊认知混乱。

生态学者琼斯博士说,黑背钟鹊看到大家都戴上口罩会以为都

一样,所以接连攻击人类。

黑背钟鹊在澳洲当地受到保护,未获许可不能随意捕捉或驱赶。

虽然黑背钟鹊伤人事件频发,但报导也指出,只要不是繁殖期间,黑背钟鹊几乎不会伤人,所以对一般澳洲人来说,黑背钟鹊还是易于亲近的鸟类。

全球最会玩自拍的大猩猩
达卡希在保育员怀中病逝

刚果维龙加国家公园(Virunga National Park)的大猩猩达卡希(Ndakasi),2019年因一张自拍照在网路上爆红,近日传出它病逝的噩耗,得年14岁。达卡希在保育员安德烈·鲍马(Andre Bauma)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直到最后一刻仍想待在「朋友」身旁,其实他们有一段动

人的故事。

维龙加国家公园在网站写下,一名护林员于2007年在热带雨林发现达卡希,当时才2个月大的它紧紧抓着大猩猩妈妈的尸体不放,疑似遭到武装民兵射杀攻击。由于周围没有其他大猩猩成员,护林员带着达卡希到位于戈马的救护

中心求援,那晚保育员鲍马初次和达卡希见面,用婴儿抱的方式整夜把它搂在怀里,成了温暖又可靠的「代理孕母」。

达卡希失去母亲一夕变成孤儿,身体状况和内心创伤让它变得好脆弱,无法再次回到野外生存,2009年被送往维龙加国家公园进行休养与照护。达卡希的生活被详细记录下来,暖心的性格让它出现在多部电视剧和电影当中,其中纪录片《维龙加(Virunga)》更为人所知,达卡希依偎在其他保育员怀里接受搔痒的画面,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不料刚果维龙加国家公园证实,达卡希已于今年9月26日病逝,保育员鲍马也陪伴在它身旁。鲍马感性地说,「我很自豪能和达卡希成为朋友,我像个孩子一样爱它,每次和它打交道时,它开朗的性格总让我脸上挂着微笑;达卡希帮助我了解「人类与类人猿」之间的联系,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保护它们!」

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人兽恋”：
故事，母白枕鹤爱上男饲养员

美国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Smithsonian National Zoo)近来证实一则流传已久的知名「人兽恋」故事,母白枕鹤(White-naped crane)瓦奴特(Walnut)因为爱上男饲养员克罗(Chris Crowe),不但咬死想和它交配的2只公鹤,后来还和心上人成功生下8名孩子。

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6日在脸书上表示,近来在TikTok上被疯传的白枕鹤爱上男饲养员的故事是真的,其实这个故事2018年便被当地媒体报导。克罗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与瓦奴特都是2004年来到同一动物园,他每周负责照顾瓦奴特5天。

领域意识很强的瓦奴特其实一开始十分排斥人类,克罗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让它卸下防备,甚至还亲昵到做出求偶动作,「当我发现它在求偶时,我也会尽力模仿,它挥翅膀我就挥手臂,最后它接受了,这有助增进我们的关系」。

当时24岁的瓦奴特到了该交配的年龄,可是却接连咬死2只同笼的公鹤,园方考量到它是濒危动



物,最后只好让与它唯一愿意亲近的饲养员克罗进行人工授精。克罗表示,「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让它愿意站着不动,让我能进行人工授精的工作」。

瓦奴特最后成功生下8名孩子,而对它来说,克罗不只是一名饲养员,更像是它的终身伴侣。克罗表示,「我们相处得很好,它看到我总是会很高兴,有一次我去旅行3天,结果它竟然表现得一副不认识我的模样,和我斗气,不过现在无论我离开多久,它看到我总是很高兴」,而对于自己因为另类「人兽恋」爆红,他坦言感觉十分奇怪,不过他希望这个故事能帮助人们更重视鸟类和濒危动物。

“奥兰鸢鱿”？海洋生物学家团队调查红海沉船时
拍摄到巨大神秘鱿鱼

「OceanX」海洋生物学家团队6日发布影片指出,他们日前对一艘2011年沉入红海的船进行调查时,意外拍摄到一只比成人还大的生物游过,动物学家鉴定认为,该生物是长得特大只的「奥兰鸢鱿」(purpleback flying squid)。

根据《每日邮报》报导,「OceanX」去年搭乘配备40吨起重

机的研究船深入海底调查,当时目标物位在海平面下853公尺处,该沉船长达147公尺,在2011年前往埃及途中因故起火沉落,当时载有1229名乘客,其中1人死亡。

「OceanX」负责人罗德里格(Mattie Rodrigue)提到,当时他们使用水下遥控探索车在沉船四周巡航,正在观察船头时,突然一只

巨大的生物出现,看了下他们,又将身体卷绕在船头边。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NOAA)动物学家维奇奥内博士(Dr Michael Vecchione)认为,该生物是特别大只的「奥兰鸢鱿」(purpleback flying squid),它会用特别的方式靠近猎物,影片中有拍下其他生物游过,可能就是它正在觅食。



“马努之谜”！

来自亚马逊的“神秘植物”被宣布成为新物种

来自亚马逊的“神秘植物”在迷惑了科学家近50年后宣布成为新物种。1973年,一位科学家在亚马逊雨林中偶然发现了一棵奇怪的树,与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它大约有20英尺高,长着像纸灯笼一样的橙色小果实。他收集了这种植物的叶子和果实的样本,但是他给所有的科学家看的时候,他们都犯了难:不仅无法将这种植物确定为科学家以前描述过的物种,而且他们甚至无法宣布这是一个新的物种,甚至无法判断它属于哪个科。

但是在《Taxon》杂志的一项新研究中,科学家们分析了这种植物的DNA,并确定了它在树木家族树中的位置,最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意思是“马努之谜”,这是以它来自秘鲁的公园命名的。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棵小树时,在从野外站出来的森林小道上,是它的果实——看起来像一个橙色的中国灯笼,成熟时多汁,有几颗种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最初在秘鲁马努国家公园收集这种神秘植物的科学家罗宾-福斯特说,他是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的退休馆

员,现在是史密森尼热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并不觉得它很特别,只是它具有几个不同植物家族的植物特征,并没有整齐地归入任何一个家族。通常情况下,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个家族,但如果我能够确定这个家族,那就太糟糕了。”

福斯特并不是唯一搞不清楚的人。田野博物馆的植物学家南希·亨索德(Nancy Hensold)记得他在30多年前向她展示过这种植物的干燥标本。“1990年我来到菲尔德博物馆工作,罗宾给我看了这种植物。我试图用一些细小的技术特征来鉴定它,比如把花的子房煮沸,拍下花粉的照片,而在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她回忆道。“这真的让我很不爽。”

这株神秘的植物在菲尔德博物馆的标本馆(一个干燥的植物标本图书馆)里放了好几年,但亨索尔和她的同事们并没有忘记它。“当你有一种植物没有人可以把它归入一个家族时,我会为它感到高兴,”她说。该团队最终得到了由菲尔德博物馆妇女委员会资助的研究该植物的拨款,并开始了搜寻工作。

研究小组试图用干燥的标本来分析该植物的DNA,但当这一方法不奏效时,他们寻求Patricia Alvarez-Loayza的帮助,她是一位在马努国家公园工作的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监测那里的森林,希望找到该植物的新鲜标本。她做到了,当研究人员回到菲尔德博物馆的普利兹克DNA实验室分析它时,他们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

“当我的同事Rick Ree对它进行测序并告诉我它属于哪个家族时,我告诉他这个样本一定被污染了。我当时想,不可能,我只是不敢相信。”亨索尔回忆说。

DNA分析显示,这种神秘植物的最近亲属是鼠李科,这对植物学家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它看起来和它的最近亲属完全不一样,至少乍一看是这样。“仔细观察这些小花的结构,我意识到,哦,它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考虑到它的整体特征,没有人会把它放在那个家族里,”汉索尔说。

研究人员将标本寄给了纽约植物园的名誉馆长、毕摩科的专家韦特-托马斯。“当我打开包裹,看

着这些标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是什么?这些植物看起来不像这个家族中的任何其他植物,’《分类学》杂志论文的主要作者托马斯说。“所以我决定更仔细地观察——一旦我真的仔细观察了这些2-3毫米长的小花,事情就水落石出了。”

随着DNA最终显示出该植物属于哪个科,研究人员能够给它一个正式的科学名称:Aenigmanu alvareziae。属名Aenigmanu的意思是“马努之谜”,而种名是为了纪念Patricia Alvarez-Loayza,她收集了用于基因分析的第一批标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Aenigmanu alvareziae对科学家来说是个新名字,但土著Machiguenga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它。)

研究人员说,最终获得Aenigmanu alvareziae的科学分类可能最终有助于在面对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时保护亚马逊雨林。



“一般来说,植物是研究不足的。特别是热带森林植物。特别是亚马逊植物。特别是亚马逊河上游的植物。为了了解热带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为了保护剩下的东西,为了恢复已经被消灭的地区,植物是生活在那里的一切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福斯特说。“给它们起独特的名字是组织有关它们的信息和呼吁关注它们的好方式。一个单一的珍稀物种本身可能对单个生态系统并不重要,但它们共同告诉我们那里正在发生什么。”